

## 小说连载 女士司 康巴

◎牟子

泽仁懒洋洋地说：“没这一分闲心。”女士司对贡布说：“说起打猎我倒是想起来了，贡布，上次邀请你一起去打猎，你怎么就没来呢？”

“这事太不好意思，那天我回去遇上几个朋友，一起喝了太多的酒，一觉睡下去第二天中午才爬起来，本来早打算过来向女士司表示歉意，可最近又因为一点生意上的事拖着，直到今天才过来。”

“那天猎场上没有了你，就没有多大乐趣了，玩得不太愉快。”女士司对贡布这样说，其实那天她也玩得非常愉快，这话是说给泽仁听的。

泽仁听着，心里有气也不好发作。今天中午，章镇中派人通知泽仁，说是女士司喝醉了，让他过去看看。泽仁骑上马一鞭子就到了驻军团部，跳下马正好碰上章镇中站在驻军团部门口，泽仁说：“章旅长，女士司在哪里？”

章镇中迟疑着说：“嗯，这个……其实你不来看也罢，杨团长他们在开会。”

泽仁问：“你的部下不是说她喝醉了，要我来看看吗？”

章镇中说：“是喝了一点酒，刚才好像有一点醉，所以就让她休息啦，也许这时她正躺在杨团长的床上睡觉哩。”

泽仁听了章镇中阴阳怪气的话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冲到杨泽贤房里，却正看到杨泽贤搀扶着床上的女士司。这一幕像一把快刀在他心上割了一下，他妒火大发，于是连门也不进，扭头就走。

回到行辕，泽仁心中仍是怒火冲天，刘家驹问他出什么事了，他把事情从头讲了一遍。刘家驹一听就说：“不对，章镇中为什么要派人通知你到团部去看这一幕戏？我看你是上了章镇中的圈套，若女士司真的喜欢上了杨泽贤，章镇中会派人来叫你吗？这一定是章镇中的离间计，你赶快去看女士司，向她赔礼道歉吧。”

泽仁也觉得自已今天这事做得有失慎重，一定伤了女士司的心，便来到士司官寨，原打算向女士司好好赔罪的，没想到一进门，又看见贡布坐在这里，而女士司对自己却是爱理不理，心中更加气恼，只好被动地坐着一言不发。

一个侍女进来，躬身说：“土司，厨房里的说，晚饭好了。”

女士司说：“好啊，你再吩咐他们，让刘厨子把雪奇头人送来的鹿脯炒一份，味道一定要鲜。”

女士司的厨房里有汉藏两种厨师，这位刘厨子是戴季陶到甘孜时带来的随行厨师，跟随戴季陶多年，一次戴招待女士司吃饭，女士司夸赞刘厨子的菜做得好，有意把刘厨子留下，戴就欣然同意把刘厨子留在了官寨里。今天女士司特意吩咐刘厨子为贡布炒菜，这在泽仁听来就像挨了一记耳光，心里很不好受，脸上也是火辣辣的。

女士司对贡布笑了说：“这鹿脯是雪奇头人昨天刚送来的，我想贡布一定很喜欢，今天我要好好同贡布喝两杯。”

贡布高兴地说：“难得女士司有这个雅兴，我一定奉陪。”

看着女士司的热情和贡布受宠若惊的样子，泽仁气直往上涌，他真想一甩袖子离去，可身子像被胶粘在了椅子上，一动也没有动。

女士司说：“贡布，你不是到过许多地方吗，讲一点你的故事，你的经历，我挺喜欢听你讲这些经历，你的生活是很精彩的。”

“有什么可听的，不就是印度、尼泊尔、加尔各答，还有德干高原啦。全是哄骗人的鬼话。”泽仁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开了腔。

贡布看了一眼泽仁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其实也真像泽仁先生说的那样，没有什么可听的啊。”

女士司却连看也不看泽仁一眼，接着说：“鹰总望着天上，马总看着地上，各有各的眼光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说，我喜欢听。”

女士司的话在泽仁听来，句句都非常刺耳，可是他自知理屈，也只好忍着，不好与女士司计较，只能回过头对贡布说：“贡布，你不是自称是一个康巴汉子吗，那就给我们讲一个康巴地区的故事吧。”

贡布想了想说：“好，那我就给女士司讲一段康巴地区的民间故事《真假公主》吧。”

女士司说：“好好好，我相信贡布先生讲的康巴民间故事一定更好听，记得在康定我不是就听贡布先生讲过民间故事吗？”

(未完待续)

| 草木时光 |

# 饭包草

◎杜明权

这是一片充满野性的天地，山间草木恣意繁茂，丛林动物竞技生息，我穿行其中，若一朵自由移动的云朵。不要仅仅仰望星月灿然、碧空白云、头顶上的翠绿重彩，还应该把目光放到丛林中的最低处。一丛一丛的饭包草伏在缓坡上、流泉边，恍若紧贴地面生长的翠竹。

其实，饭包草就是饭包草，哪个都不像，它顺着阳光雨露的指引，自己繁衍自己的，自己喜怒哀乐自己的，它就是它，它全然属于它自己。其全株碧绿，被细小绒毛，茎蔓有节，每节的茎秆，都整齐地排列着如细线的条纹。有较为明显的叶柄，长卵形的叶面光滑，叶脉清晰。花丝晶莹，花药黄色，花柱与柱头为蓝色。三片花萼，透明若腊梅花瓣。花瓣三，其中一瓣比蚊翼还小，色泽晶莹如玉，透明里浸染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淡蓝，另两瓣略显张扬，深蓝色，大小有蝇翼的两倍。一朵饭包草花，若张开双翅的蓝鸟，在轻盈地飞翔，足显其与众不同的小美丽。

一株饭包草，藤上再生藤，会丛生一大片，单独的一根藤蔓可以生长到四五厘米。它的花朵很小，别出心裁，像点地梅似的，小不点儿，眼神不好的人最好借助放大镜细看，才能看清它领异标新的花形，它应该算是小花家族中的重要一员。

身处南方夏季，阳光四射，热浪滔天，久不见雨水，想起曾经一直喜欢的“阳光灿烂”、“万里无云”、“晴空万里”、“天空蔚蓝”、“碧云”、“瓦蓝的天空”诸类赞美天气晴朗的用语，当我正汗流浹背地顶着烈日，行走于山间，沿途且遭遇野蚊不间断地偷袭，让暴露在外、无遮无掩的脸颊、脖颈、手臂多处皮肤留下奇痒的包块，驱蚊药水也无济于事，蚊虫们对我火上浇油。因此，面对这些用语蕴含的惯常的褒义词性，我顿时产生了怀疑。在气温居高不下、的时里，在我内心，它们都变成了十足的贬义词，那根本不是在赞美大自然的静好与美丽。

瞧着烈火一样的阳光，感觉像开水一样滚烫的空气，仔细琢磨琢磨，觉得这些用语，心怀叵测，是对地球加速变暖的一种幽默的讥刺。

夏日时光，雨水北移，这好像是最近三十年来的事实。曾经的黄河、长江流域，经常遭受特大水患，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，直到20世纪的治理黄河、长江，几千年来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而当今，南方的雨水逐渐从七八月推迟到九月份，这些地方的夏天雨量骤减，干旱较为严重，十天半月落不下一颗小雨，塘库干涸，溪河断流，而在东北，黑龙江、乌苏里江等流域，每年夏季出现水灾的频率不断增加。根据如此现象，我私下里猜度，说明北极圈温度的确在上升，北极冰盖与各地的冰川，正加速融化，影响了全球的气候，影响了北极圈气候，影响了西伯利亚气候，进一步影响到了我国东北部的的气候。

我知道，我肯定是在虚妄论断，无事生非，杞人忧天。我不必想那些天大的事，但得鼓励自己投奔于野外，护卫当地的植被，防止人畜毁林，去做一些我个人应该做的像针尖儿大的事情，从个人出发，去努力办理这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

在山野走累了，就放下背包和照相机，丢开竹杖，拿出水杯，于林中小憩，慢慢折叠扇，任凭热风撩面。我不能理解，无论天气怎样地炎热，眼前那些针眼儿大的无名小飞虫——这旷野的游荡之神，很喜欢在低空中，在明晃晃的光影里成团地聚会，疯狂地飞舞，它们适应极端天气的能力怎么如此强大，阳光越厉害，它们越活泛，不像我这样走几步山路就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、萎靡不振。斑鸠、山雀的鸣叫声穿过丛林，此起彼伏，要知道，大热天它们还穿了一身羽绒服。燕子不嫌高温，它们不知疲倦地飞翔在半空中，也许那半空里的空气，没有这接近地面的空气滚烫。

野草自然不会示弱，整个夏天，几场雷声大雨点小、仅仅湿过地皮的小雨之后，获得一场场甘霖，它们不停地疯长，竟使它野绿色满眼，给人的慰藉满怀。

徒步山间崎岖小径，休憩于树荫下，虽然感觉微风甚至宁静，都是热辣滚烫的，但还是可以抹去被暑热熏蒸给我惹下来的辛劳。其实，年年夏季都热，每到夏天，人们对天气的抱怨一如既往，我的姿态当然不会高出一点儿，也会有如此的作派。回心一想，没有弘大的炎热，又哪来的绿色盈野呢。只是森林防火，至关重要。

在旷野丛林，观察与拍摄饭包草，那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，天热就不谈了，那是自然现象，我只能逆来顺受，而花脚小野蚊却反复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叫我吃不了兜着走。野外少有人畜走动，只能一直素食的这些蚊子，在森林里偶遇“大餐”，哪里不垂涎三尺？特别是O型血的我，更会受到它们热烈地追捧。刚刚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，一群捧杀我的野蚊，嗅到我的气味，兴奋程度绝对无以复加，它们已经飞扬跋扈到如狼似虎。三五只蚊子偷袭，我都难以承受，何况一群又一群巨浪似的汹涌澎湃而来，蚊子真是要吃人啊。想一想，明代时候胡惟庸的结局，那是何等不得好死，结局令人瞠目结舌。传说他的手脚被捆绑起来后，投置荒郊野外，蜂拥而至的蚊虫们，一批连着一批，一小口一小口密集地叮咬，然后他在这样的境况中慢慢死去。如此极刑，如同凌迟，那是何等地惨绝。个人与个人、集群与集群，以无人性对付无人性，人类智慧用得真不是好地方，在浩瀚宇宙中人类本来就渺小，而整个人类的内耗却实在严重。我也知道，于现今世界聊这个闲话，似乎为时尚早。

蚊虫们不会活泛太长时间了，毕竟秋寒不久就会降临。

万物千手千面，具有多面性。这些蚊虫蛇蝎，是我行走山林的麻烦制造者，阻挡我前行的事物之一，让我有些焦躁不安，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，它们以山林为家园，亦是山林的守护之神，随时惩处来犯之敌，哪里又不是在从事着“封山育林”的大好事呢。

立秋过后，我的小菜园里一遍狼藉，野草杂陈，番茄、黄瓜、茄子等蔬菜，全部老态龙钟，一副垂垂老矣景象，只是几窝丝瓜还显得蒸蒸日上，朵朵艳丽的黄花，在藤架上组成了花的小溪流。看情况，菜园需得腾空，翻耕，碎土，准备着手安排下一拨菜蔬了。比起野草，蔬菜们的确辜负了我每隔两三天的饱和浇灌。娇生惯养，是蔬菜与粮食的本性，也是农人辛苦的来源，有时甚至会劳而无获。

野草无需人们种植与管理，干旱和暑热的暴虐对它们来说，只是小菜一碟。草木对大地的贡献巨大，毋容置疑，对人类的贡献更不比蔬菜和粮食弱。植被值得我敬重与维护，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。默默长在沟渠里、喜欢阴湿也喜欢高温的小草——饭包草，在酷热里，一派青葱，茂盛的程度，比起我那菜园里的蔬菜，强过了好几倍。

春秋两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，不冷亦不热。秋天，雨水多起来，饭包草生长得更为茂盛，它把沟渠、路沿、疏林下的阴凉之地密密层层地铺满，在芸芸众生的植物界，它奋力甩开滚烫的夏季，占有了清秋的一席之地，足见其生命具有多么强大的韧劲与耐力。

立秋到处暑之间的几场雨水，滋润了天地，气温下降了三五度，特别是早晚，有了一丝丝清凉的气息浮动，但毕竟凉爽宜人，秋蚊匿迹之境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而山野草木开启了新一轮的繁荣模式，盛况空前，它们趁着足够的雨水与阳光，不同种类的喇叭花亮出蓝的、紫的、粉的花朵，狗尾巴草在轻风中摇动着毛茸茸的绿尾巴，一些苘麻独树一帜，长到了两米多高，茎秆丰硕，我仰视才能望见它的梢头，分枝上一朵朵橘黄的花朵开得正圆，还挂满了灯笼似的浅绿果实，草草在伸长的梢头扬起了绿中泛紫的花穗，白茅草长高了一大截，树木的枝叶恍惚在一夜之间变得更加浓密，许多草木挂满了果实。秋天里，一大片一大片铺满山野的浓厚绿色，比夏天时节显得更深更厚更浓，这是一种走向成熟的翠绿。

去年冬天的衰草枯叶，十个月缓慢过去，直到此时的秋天，才全部地化为泥土。大地上枯黄色彻底消失，草木耀眼的深绿完全占领了群山，一川碧色，一川烟雨，比起春天，让人感觉到此时的大地才真正地焕然一新。一年一度，年年如是，此时此景，无尽的旷野，才着实令人赏心悦目。生在低处的饭包草绿意盎然，文静优雅，恍若秋风中莲步轻移的处子，散发着十足的青春气息。饭包草是属于秋天的。然我内心忧伤的：草木一秋，在秋天它们达到了生命的全盛日，翠绿欲滴，结籽成熟，但也会快速地向枯黄与衰败。然而，饭包草在草界中让人有些出乎意料，即使到了凛冽的冬天，依稀还能看到它傲雪的身影，气温的极高与极低，它都能应对自如。

“饭一包一草”，这个名字，叫起来实在让人感觉有些不爽快，毫无一点儿诗情画意可谈，恍若给一位清纯美少女取了“癞疙宝”这样粗俗的名字，要知道外表令人生厌的癞疙宝还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蟾蜍，《山海经》里说，蟾蜍是月亮之神的元身，为什么叫饭包草呢？也许是取名儿的人着实累了，啥事儿也不愿经过头脑，神志恍惚惚惚，随便张口就给这种草取一个名字，应付一下。像一种馍，叫肉夹馍，明明是馍里夹着肉，偏偏说成是肉里夹着馍。“饭”与“蔬菜”倒有关系，而“饭”与“草”有什么关系呢？风马牛不相及，却还是被人稀里糊涂地串连在一起，饭包草这个名字已经被约定俗成，不便更改。

好在饭包草还有许多好听的别名。其叶子长得像竹叶，所以叫竹菜、竹仔菜、竹叶菜；其叶长得又像马的耳朵，所以又叫马耳菜；其花细小，绿豆大，因蓝莹可爱，所以人们又叫它为大片花竹仔菜；其茎节短小，一般四五厘米长，恍若缩小版的竹节，人们便叫它为竹节草。或许饭包草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烈日烘烤而不败，继续葱绿一遍，神清气爽，精神振奋，所以人们又叫它为千日晒、千日草。这些名字我都喜爱，因为有据可查，道出了饭包草的精气神与外貌。至于还叫什么“火柴头”、“大号日头舅”，实属不着边际的怪名字，让人抓狂，感觉有些不明就里了。

饭包草像金钱草似的牵藤生长，为多年生披散草本，一节连一节匍匐向前蔓延，节处生叶、生根，亦可分小茎，四面散开，藤蔓葱茏繁复。它的花长得特别好看，嫩蓝的花瓣，有两瓣特别突出，像高举的两把蒲扇形状，既可招引昆虫传粉，还可给儿枚柔弱的花柱、花丝、花药遮风挡雨，防止阳光暴晒，其花期从仲夏一直可以延续到中秋期间。花朵把寰宇中最温润的色彩展示给我，从整体上看去，饭包草顶生的花，虽然只有如春天里婆婆纳的花朵一般大小，但它摇曳在饭包草茎叶铺开的万绿丛中，恍若夜空中的蓝星星一样，无喧无哗，不争却自放光芒，浓淡相宜，素雅有度，坚守世外却并不缺乏对命运抗争的个性，给人一种通透豁达之感，鲜有能望其项背者。

饭包草的茎叶鲜嫩，不仅鸡鸭鹅喜欢吃，也会得到猪牛羊的青睐，这一点与鸭跖草极为相似。鸭跖草为一年生草本，花丝为白色，茎叶外形亦若竹，如此便有碧竹子、翠蝴蝶、淡竹叶等美名传世。其实，饭包草与鸭跖草均为鸭跖草科鸭跖草属，外貌极为相似，花期与喜好都差不多，稍稍眼拙，就很难让人分辨出彼此。

山野里的每一件事物都怀揣绝技，深不可测，飞禽憩在清泉边弹奏，陆上野生动物恍若得道成仙者，来去影无踪，阳光彩绘花瓣，舒林描摹山风奔跑的印迹，星月落在草尖上，雨水飘飞，云雾升起，夜露降临，饭包草茂盛与枯败，这繁复精彩的一切，均蕴藏着无边无界的秘密。